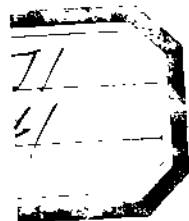


关于批孔问题的报告

此材料是杨荣国同志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在清华大学关于批孔问题的报告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



楊榮國同志關於批孔問題的報告

同志們，今天我來談談孔子的問題。談得不好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我們知道，孔子這個人雖然死了二千多年了，時間已經很長了，但是他的影響非常之大。他的思想在他所處的时代就是反動的、落后的。後來反動階級總是利用他的思想來鎮壓人民群眾，一直到現在還有影響。這就需要我們很好地來認識這個問題。開封師院有兩位同學說：“我們雖然沒有讀過孔孟的書，但是孔孟思想潛移默化，還是有影響的。”我看這個話是對的。象我這樣讀過一些孔孟的書的人，影響就更深，中毒更厲害。他們沒有讀過，但老師是讀過的，一代傳一代，還不受它影響？同時有些思想已成為習慣勢力，這就更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檢查一下，即使沒有讀過孔孟的書，有些思想表現出來，追根溯源還是來源於孔孟思想。黨的十大總結了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基本經驗。林彪所販賣的一套，實際上也是孔孟哲學。他販賣孔孟哲學有他的罪惡目的，那就是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這是很清楚的。十大號召我們，對上層建築的階級鬥爭，應該很好地重視。要批林、批孔，批孔與批林要結合起來，同時要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提高階級鬥爭覺悟，提高路線鬥爭覺悟，使我們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前進。

現在談談第一個問題。

一、春秋战国时代儒法斗争问题

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反动的，而且他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很反感。我們知道，中国的殷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到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方面轉化，这是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这样一个伟大变革时代，怎样对待这个变革？这是个大問題。毛主席說：“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在当时春秋战国时代，你怎样看待这场变革，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同样是一个很关键的問題。我們評論一位思想家，就要看他在重大的政治变革中取什么态度。就是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表现好不好，主要看他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在关键性的問題上，看他是怎样对待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具体表现，就是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轉变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犹如我們今天是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变革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那个时代，是封建制革奴隶制的命，奴隶爭取解放，向奴隶主进行斗争。在殷商时代，奴隶們就不断地发生暴动。根据文献的記載，根据甲骨文¹，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西周时代，根据金文、钟鼎文²，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春秋时代，奴隶們造反連續不断，各国都有。一方面是奴隶們造反，另一方面就逐渐地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就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殷周那个时代，生产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們历史上有井田制。在殷周时代，井字也就是田字。田字是四个框框，井字是九个框框，都是方块田，这两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当时，限定一个奴隶每天耕种两个方块块，或是三个方块块，这样他就不能偷懶，一天要把这三块田耕种完毕。同时还有監視的人，如果偷懶就会挨鞭打。所以，这种方块田制是

榨取奴隶劳动的一个制度。用这个办法鞭策奴隶們进行耕种，把奴隶一群一群地赶出去耕地。这在甲骨文中是有記載的：“王大令众人……”^③，“众”就是奴隶，搞生产的奴隶。“大令众人”，就是把奴隶一群一群地赶出去。西周时代也是如此，也是一群一群地把奴隶赶出去耕种。奴隶們在这个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反抗，奴隶們一反抗，就破坏了方块田制。把方块田的經界摧毁，这是对的，是革命的，应该摧毁。

当时，还有奴隶从事手工业，从事商业。当然不象我們今天，工商业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供給。那时，不是今天这样。那个时代，手工业生产、商业的活动，都是供給奴隶主的，供奴隶主享受，供奴隶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所以手工业和商业都是在城市里。殷商时代、西周时代都是如此。到春秋时代，工商业奴隶也不断地暴动，他們配合农业奴隶，向奴隶主进攻，革奴隶主的命。从斗争中爭取解放，就是說有一个自由身份了。奴隶們造了反，有些奴隶主没有办法，也就改变占有制形式了，就找些人来耕种，变成了租佃关系。比如我原来是个奴隶，爭取了自由，你要我耕种这块土地的話，就不能象以前一样，把我当奴隶。现在是租佃关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当时來說，这是一种新型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大的变革的时代。当时有些傾向进步的人，看到了这个形势就改弦更张。有些国家就采取一种法治，这种法治在許多国家中逐渐实行起来。

原来奴隶制是礼治。奴隶主阶级犯了罪，不能用刑罰；奴隶即使有某些方面被奴隶主认为是好的，也不能同他讲礼，只能用刑罰，不能同奴隶讲什么客气，一切都是以武力对待。相反，奴隶主不管犯了多大的罪，都不能对他用刑罰，只能同他讲礼，叫以礼相待。所以这种“礼治”是奴隶制的礼治。现在要实行法治，就是說規定奴隶主与奴

隶之間應該有一種比較合理的待遇。当时在郑国（現在的河南）采取过法治。晋国（現在的山西）也采取过法治。当时已經有了鉄器的生产，就把法律条文鑄在鉄鼎上。孔子对这个問題很不滿意，认为这样一来就把原来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破坏了。也就是說，破坏了奴隶制的礼治，那就影响了奴隶主的尊严，这还得了，这簡直是造反了。奴隶主原来是声望很高的，怎么能同奴隶放在一起呢？他的理由就是这样：法治是破坏了礼治，影响了貴族的尊严⁴。

这里有一个怎么样对待新鮮事物，怎么样对待新生力量的問題。我們都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告訴我們：新生的事物，虽然一时显得弱小，但它是一定要发展的；腐朽的东西，虽然一时貌似強大，但它总归是要灭亡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規律。但是，我們有时候，旧的观念很深，往往不能正确地对待。你想想，一个小孩子，你看他走路都走不稳，說話也很幼稚，很可笑。但是要晓得，他是新生的东西，虽然没有你成熟，但他总归是要成长的。象我們这样，年齡这么大，再成熟，也发展不到那里去了。当时，孔子就不能正确对待这个問題。他很頑固，大肆批評变革，认为这样不对，多方指責当时实行的法治，这就是以老眼光来对待新鮮事物。

当时倡导法治的人，有很多。郑国也有采取法治的人，魯国也有法治派的人物。魯国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少正卯，他当时也招收門徒，也讲学。当时他讲的，与孔子讲的不同，他讲的，就是要反对奴隶制，打破奴隶制，要拥护当时新兴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他教育学生的是当时进步的理論。孔子教育学生的是古代奴隶制的道理。那时候有一些不接受他的观点的人，就跑到少正卯那里去了。后来据說只有顏淵一个人沒有去，其他的去了很多。这一来，孔子就气得不得了，很多学生都跑过去了，这怎么行呢！后来他做了魯国的代理宰相，一上台

就把少正卯杀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孔子是站在顽固派的立场、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杀少正卯的。

关于孔子杀少正卯的事情，过去有的人不承认，可能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人。理由是什么呢？不是有一部书叫做《论语》吗？他们说《论语》上并没有记载。还有《左传》，也没有记载。因此怀疑这个事情是伪造的。后来到战国时代，《孟子》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便认为这件事不可靠。只有《荀子》提到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人叫尹文，他是在荀子以前，孟子时代的，他有一部书也记载了这件事情。现在我们不拿《尹文子》作证，因为有人说这部书不是那么可靠。这可能是我们脑子里有些框框。我们现在的根据是《荀子》⑤。

孔子不是写了一部历史书叫做《春秋》吗？现在有的同志说，孔子写的《春秋》是部变天账。我觉得这话说得对，是一部变天账。他把当时发生变革的事情，都拿原来的一套来纠正一番。他写这部《春秋》有三条原则：第一，奴隶主阶级做了坏事，要把它隐瞒起来；第二，奴隶主亲属做了坏事，也要把它隐瞒起来；第三，奴隶主的代理人，所谓圣人、贤人做了坏事，也要把它隐瞒起来。所以，孔子杀少正卯的事情，就隐瞒下来了。假使不隐瞒下来，难道圣人还杀人，那是什么样的圣人？再说孔子的《论语》，虽是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但还是他的著作，其中也有谈到隐瞒的问题。《论语》里讲到一个父子俩的故事。父亲偷了人家一头羊，后来人家来揭发他，那个父亲就说没有偷，他的儿子在一旁就帮着做证明：“你是偷了嘛，你偷了藏在什么地方了嘛，你还不老实承认！”这件事情，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是做得很对嘛。在土改中，父亲有罪恶，压迫剥削，做儿子的进行检举揭发，这才叫做站稳立场。所以从我们来看，这个儿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是好的表现。可是孔子认为这样不对。他认为这个

不叫做“直”。按照他的观点应该怎么办呢？父亲做了坏事，儿子应该把它隐瞒起来；儿子做了坏事，父亲也应该把它隐瞒起来。这样才叫做“直”^⑥。你看这是什么“直”？这是不直嘛，歪曲嘛！所以这是不对的，假使把它翻成我们现代话来说，就是“互相包庇”。所以互相包庇的思想是来源于孔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到底是不是道德很好，是不是公正人物，是不是象后来人所宣传的那样是很正派的？完全不是。林彪父子不也是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吗？这就是孔孟哲学。

这里，我们还要谈到孔子一些别的事情。例如：当时有一位倾向进步的人，叫做阳货，想去看看孔子。可能阳货的意思是好的，想到孔子相当顽固，想去开导他、启发他。但孔子不见他。说明这是两条路线。大概当时阳货也了解到孔子这个人不是很干净的，不是象人家宣传的那样是什么真正的圣人，于是就送了两条火腿给孔子。孔子怎么办呢？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不愿意见你，你送了火腿来，我退给你就是了。但是他又舍不得这两条火腿，没退还给他，而是收下了。这样一来，既然送了火腿，孔子又接受了，就不能不去回拜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去的问题上，他又耍手段。他打听阳货那一天不在家的时候去会他。可是不巧，偏偏在他回来的路上碰上了阳货^⑦。你看这糟糕不糟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这个“圣人”的人格，他是耍阴谋的人嘛！林彪耍阴谋恐怕是向他学习的。可是，后来一般捧他的人，总是帮他敷衍，帮他弥补。这个事情不能弥补的嘛！这说明他的人格是坏的。他舍不得火腿，说明阳货是揣测出他的心理的，晓得他这个人是唯利是图的。后来，东汉时代有个王充，是一个唯物论者，他对孔子这件事情评论过一番。过去不是说圣人能先知先觉吗？林彪不是也讲先知先觉吗？王充认为圣人不能先知先觉，就是说没有所谓先验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来源于后天，来源于后天的实践。

王充怎么說呢？他說孔子如果是先知先覺的話，他就不会在那天去回拜阳貨，也不会回来的路上碰見阳貨。从这件事情就說明圣人不能先知⁸。所以这是个有力的证据，說明没有什么先知先覺。当然，王充那个时代沒有我們今天进步，沒有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不可能。可是他在当时就駁斥了这个問題，就有这样的認識，这是很了不起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孔子的人格是好还是坏，应当說是很坏的。

还有一件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格。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是非常輕視妇女的，如果今天誰还有輕視妇女的思想，那可以說你这个思想是淵源于孔子。他說妇女不容易“養”，他用的字眼是“養”。为什么不容易“養”呢？他說，你一亲近她，她对待你就不那么礼貌；如果远离、不亲近她，她就容易抱怨你。所以他說妇女同奴隶一样，不容易“養”。你看他把妇女輕視到这种程度，污蔑到这种程度！

但是，到底孔子內心里对待妇女是怎么样呢？这个事情在《論語》中是有記載的。有一次孔子打听到卫国国君夫人比較漂亮，就跑去拜会她。你看，孔子这个人，阳貨要見他，他不愿意見，卫君夫人长得比較漂亮，他就要去見。他有一个学生叫子路，对此很不高兴，感到孔子这个人言行很不一致，你平日那么輕視妇女，現在你看到漂亮的，你又另眼相看了。子路就在他的同学中間，对孔子这一行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子路是了解孔子的思想情况的。因为孔子出去坐车总是子路駕車，接触很多，了解孔子这个人的为人。子路在同学中間大肆宣传，使孔子的威信受到影响。于是孔子急得不得了，就賭咒发誓。他說：“我假使对卫君夫人有什么野心的話，天都不容，天都不容。”⁹其实他这种发誓等于廢話。子路已經把你的事情都知道了，你发誓不是

騙人嗎？后来孔子对子路很不好。如有一次子路在他門前彈琴，孔子听了很討厭，罵子路为什么跑到这里來彈琴。这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關係。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格到底怎么样。这使我們也想到林彪，他口头上好象在談馬列主义，而骨子里却是反动透頂，口里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所以林彪的思想是淵源于孔孟。孔子言論上一套，行动上又是一套，表里不一致。他的徒子徒孙們那么吹捧他，其实，孔子的人格是很坏的。

春秋时代，在儒法两家斗争中，孔子对法家的态度，对当时新兴力量的态度，对待当时社会变革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当时社会变革中，他是站在哪一个方面呢？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是促退派嘛！我們看一个人，應該看他的政治态度。毛主席說重在政治表現。可是，孔子的态度，是頑固地坚持他維護奴隶制的立場。所以他要杀少正卯，所以他对晋国改行法治不滿意。这是春秋时代孔子的态度和儒法两家的斗争。說明法家是进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落后的、反动的，这是很明显的。我以上所引证的事实都是书本上記載的，是可靠的，一个是《論語》，一个是《左传》。

下面我們看看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是孔子一派的。当时秦国采用了商鞅变法，主张废井田、开阡陌。井田制是方块田制，方块田制是榨取奴隶劳动的，商鞅要废止这种制度，这是对的，是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是进步的。开阡陌就是把方块田的經界打破，摧毁这个經界。原来奴隶們就是摧毁方块田制的，到商鞅时代，进行了彻底的摧毁。废井田以后，奴隶們解放了，他找一块土地就可以耕种，也可以买卖，这种情况适应当时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发展，这在当时來說是进步的。

可是孟子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怎么样呢？孟子不是讲“仁政”吗？他对誰施“仁政”？他的所謂“仁政”是什么？他說：仁政就是要把被破坏了的奴隶制、方块田制重新恢复过来，要把被破坏的經界恢复过来，仍然划成一块块的方块田。这个“仁政”实质上就是搞奴隶制复辟。他还罵商鞅、秦孝公，說他們是破坏經界的罪魁祸首。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①。“暴君污吏”指誰呢？“暴君”是指秦孝公，“污吏”是指商鞅。从他这个态度中，說明他是要頑固地恢复奴隶制的。

至于商鞅这样的法家，是主张“耕”、“战”^②的。从当时來說，这是进步的，是一种适应封建制发展的一个很必要的措施。

我們首先談“战”。那个时候还有旧势力的残余，法家要当时的新兴力量起来摧毁旧势力，认为取得战果的人，就应该有賞。主张“战”的目的是摧毁旧势力。“耕”就是說要使生产发展，要适应新的封建制的发展，要发展生产，要向自然經濟道路上走。从当时來說这是进步的。

孟子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怎么样？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都是当时关键性的大问题。当时社会变革，就要变嘛！你是主张变革，还是反对变革？儒法两家的斗争，就是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孔孟反对变革，法家主张变革。那时孟子怎么說呢？他說：倡导“战”，摧毁旧势力的人，要判处死刑^③。他还没有当政，假如他当政的話，不知要杀害多少进步人士！可能也会同孔子当政一样把少正卯杀掉。不过他还没有当政。他的言論、講話、理論就是这样。你說圣贤不杀人？是杀人的。至于对“耕”，法家主张：你开垦荒地，你就可以耕种，地就属于你所有。从当时來說，这是适应封建制发展的，是对的。但是孟子說，这种主张开垦荒地，使人民从事耕种，使土地能够买卖的人，也要判

刑¹³、坐牢。你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这么厉害，这么毒！好在他当时还没有当上法官，如果当了法官，那就有很多人要判刑，判死刑或者徒刑。他判的是些什么人呢？是当时的进步人士。过去蒋介石不是杀了很多进步人士吗？所以说，这也是关键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法家走的是当时适应封建制发展的路线，就是说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路线；而孟子走的是什么路线呢？是复辟奴隶制的路线。这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吗？所以我们说看问题从路线上看，就可以把问题看清楚，就可以分辨是非。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孟子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这个人是一个自高自大很厉害的人。我们有的知识分子恐怕受他的影响也不小。他说：现在世界上“除开我以外，还有谁呢”¹⁴？你看，他自高自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知识分子，有时也表现得自高自大，目空一切，“除我以外，没有谁了”，这都是受他的影响。

孟子这个人，他不是口口声声就不要讲“利”，要讲“仁义”吗？他批评梁惠王说不应该谈“利”。他反对谈“利”，口头上满口“仁义”，实际上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犹如今日的苏修一样，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他当时到各国去，人家送他好多礼物，有的地方收了，有的地方没有收，没有收的大概是送少了。他满口的道理说了一大通，实际上是好利的。他到各地去，那些诸侯国家都送他钱。同时，他这个人为了要作官，想要升官发财，经常找梁惠王、齐宣王。有一次，他想见齐宣王，想见你就去嘛！正好齐宣王打发一个人来对孟子说，王今天有一点不舒服，你是不是到朝廷去看一看？假设我们这些人，就会老老实实在地说我本来就要去的，你打发人来找我就一块去吧。这是老实的态度。可是孟子这个时候，却把自己装扮起来，他

故意說我今天也有一点不舒服，不能去。你看，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本来自己要去，王打发人来，他又不去了¹⁵。你看，所謂圣人，都不实事求是，不是老实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我看我們知識分子也受了一点影响。

还有一次，孟子在齐国呆了很久，齐宣王不去找他，他只好走了。可是走到齐国的边界上，他又停留下来了，說可能齐宣王会来找我。停了一天，沒有来。到了第二天，他又說再停一天吧，可能齐宣王会来找我，結果还是没有去找他。他又停了一天，齐宣王还是没有来，他只好悄悄地走了¹⁶。你看，他原来是那个态度，摆自己的架子，現在又等王去找他，这反映他的思想是很臭的，还是希望做官。他停留下来的目的是希望齐宣王去找他。所以說他是又硬又臭。我們知識分子也有一点这样的作风。以我來說，过去也有这样的作风，又硬又臭，这个思想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孟子，因为受他的影响。有些人說我没有讀过孟子的书，沒有受影响。当然讀过的影响深一点，但没有讀过的，也不是沒有受影响。我們有的人的思想，追根溯源，也是从孔孟那里来的。

同志們，刚才談到孟子，我們已經看清楚这个人的政治立場是守旧的，保守的。当时的法家是进步的。同时，也看出孟子的人格。孟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还是离不了他的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过去所謂圣贤都是表里不一致的。

我們再談荀子。荀子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他是法家。他的两个学生是法家，一个叫李斯，一个叫韓非。荀子看起来是儒家，但他与孟子完全是两样的。

比如說，孔子、孟子都要向后看，要“法先王”。先王是那些人呢？就是指商朝湯王，周朝文王、武王。所以效法先王，就是效法殷周的奴隶主。荀子呢？不是。他是要“法后王”¹⁷。这个“后王”是

指什么呢？指当今之王。就是说荀子是“厚今薄古”，孔孟是“厚古薄今”。孔孟不是对当时的新兴力量看不下去，顽固地坚持旧的嗎？所以他要法古，厚古薄今。孔子自己说过，他“信而好古”。荀子不一样，他是厚今薄古。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这是一条革命的路綫。

其次，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¹⁸。所谓讲性善、性恶就是讲“人性論”。当然性善、性恶一般說来都是唯心論的先驗論。性善就是有先驗的善性，性恶就是有先驗的恶性，那不都是唯心論的先驗論嗎？但是有不同。不同在那里呢？所谓性善就是說人有先天的道德，天生的道德都是好的，那就是要搞閉門“修养”。他們认为道德是先驗的，知識也是先驗的，只要启发自己的先天善性，启发自己的先驗道德和知識，用不着向外界学习，只要閉門“修养”就可以了。这个閉門“修养”，孔子也談得很多，他說要“內省”，就是要閉門“修养”。孟子也讲过要“存夜气”¹⁹，說半夜以后人是清醒的，这样的修养，不要向外界学习。荀子說性恶，就是說先天都不是好的。先天都不是好的，那就要向后天学习，就不能閉門“修养”。所以荀子是主张向后天学习的，也就是說承认人是要改造的。讲性善的，就是說不要向外界学习，一切都在我头脑里面，我只要把我头脑里面的东西启发出来就可以了，真理都存在我头脑之中。

还有一个不同，是孔孟都是宣揚有“天命”的。就是說上帝是有意志的。上帝的意志是要支配人的命运的。你的命运是上帝給你的，命运好，那你就是統治階級，这是天命的，上帝所命定的。孔孟这样讲，实际上就是拿天命去威胁劳动人民。你为什么穷？命运决定你是这样子，天命决定你的，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但荀子不同，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天是自然現象，天的刮风、下雨、打雷是自然現象。

只要努力，对自然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荀子一个很大的贡献，是肯定了“人定胜天”²⁰，人民群众创造一切。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证明人定胜天，即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孔孟与荀子的这种不同，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不同。

所以说，荀子是适应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与孔孟是背道而驰的，势不两立的。这是两家的不同。

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一个人物，他有几点可以说。

首先一点，他认为他那个时代是“争于气力”²¹的时代。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他同时还阐明过去是谈仁义道德，现在不行，现在是凭自己的力量。这个也与孔孟所谓“天命”、受命运支配截然相反。孔孟认为，人是受命运支配的。韩非认为，一切凭自己的力量，人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这种不同表现在，一个是主张力，一个是主张命。主张命的人说一切受命运的支配，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韩非认为人力可以挽回，不受命运支配。这不是两种世界观吗？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反映了当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韩非认为凭自己的力量可以打破旧世界，不受什么命运的支配，这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封建地主阶级，在这一个时期是真老虎。

还有，就是“名”与“实”的问题，也反映当时的两种世界观。孔子不是主张“正名”²²吗？为什么要“正名”？就是说当时社会变革，有的奴隶主垮台了，奴隶争取解放了，新兴力量抬头了，原来在上面的，现在下来了，原来在下面的，现在上去了。这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形势，因此，就酿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臣子成了新兴势力抬了头，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了。儿子进步了，

不象他父亲那样了，孔子认为这是“不子”，就是不成其为儿子了。这是当时的社会变革，旧社会秩序破灭的现象。但是，孔子要拿原来奴隶主阶级的规章制度，把当时的社会秩序重新规定一番。就是说，照老一套的办法来规定当时的现实。但社会是发展的，发展到这样不同的时代，就应有不同的观念。要拿老的观念来规定发展中的社会现实，拿主观观念去规定发展中的客观现实，这就是“从主观到客观”。林彪的“从主观到客观”是从孔子那儿来的。林彪思想是地地道道的孔孟哲学。当时法家就不是这样，法家说社会发展到什么情形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名。这个“实在”如果发展了，就应该有另外一个“名”，就不能拿老一套的办法。所以，就是看“名”符不符号“实”²³。同时，过去奴隶制，奴隶主阶级犯了罪不能用刑罚，而对待奴隶们不能客气，只能用刑罚，这不是实事求是。奴隶主阶级犯了罪，也要同样处分嘛！法家主张根据这个“名”来检查“实在”，看是不是符合。他的话就叫做“循名责实”。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是唯物论的。韩非子是唯物论者，反对孔孟的唯心论。所以，儒法两家的斗争，是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是促进派与促退派的斗争，是向前看和向后看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总的说起来，法家是进步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落后的，反动的。刚才举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个問題。

现在再谈一下秦始皇。秦始皇是有贡献的。但孔孟的徒子徒孙把他說坏了。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事实：第一，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同志们要知道，当时要取得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诸侯国都是奴隶主国家居多，都是各自称霸，谁也不服谁。同时，那个时代有很多小国家、小奴隶主国家。我这次到河南，河南有个杞县，杞

县就是春秋时代的杞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山东不是有个滕县嗎？战国时代是一个滕国，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孟子不是說过嗎，这个国家把它截长补短只有五十里路之大，很小嘛。那么多国家，在那个时代取得了統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簡單的，應該說是一个很大的貢獻。这是事实，誰也不能否认嘛。其次，他把度量衡統一了。当时各国的度量衡都不一致，到他手里把度量衡統一了，这也是貢獻嘛。还有一点，从文字上來說，当时各国的文字都有些不同，不完全一样。經過李斯作了一个《仓頡篇》，把文字統一了。所以我們今天的文字是統一的，不論哪一個省都是使用同样的文字。應該說，这是很大的貢獻嘛。統一文字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难道能抹煞嗎？應該說这是历史上客觀存在的。

另一方面，秦始皇厚今薄古。儒家孔孟是厚古薄今，完全两样。秦始皇很重視现实問題。他因为重視现实的問題，就反对复古派。我們今天还是要反对厚古薄今嘛。在今天厚古薄今，那就是要走回头路，就是要复辟資本主义。

所謂“焚书坑儒”的問題怎么看？应当說，从两条路綫来看，就可以看清楚這個問題。首先，他坑的是什麼儒？我們要作具体的階級分析。他坑的儒是复古派。复古派以誰为代表呢？以孔孟为代表。坑的是这方面的儒。我們知道，长期以来，儒家与法家是敌对派。刚刚讲了，他坑的儒是属孟子一派的，这是有证据的。东汉有个赵岐，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孟子題辞》。其中說，秦始皇坑儒，“孟子徒党尽矣”²⁴。說孟子这一派的党人就完了。孟子一派是复古派，是走回头路的，是要复辟奴隶制的。这是两个階級的斗争。焚书，因为那时候孔孟把古代的东西拿来宣传，所以秦始皇要烧掉它。我們要从两个階級、两条道路、两条路綫斗争来看這個問題。

二、孔子的思想影响

孔子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有余毒，从刘少奇、林彪身上就反映出来了。恐怕在我们思想里也有。孔子当时在鲁国代理宰相，没有搞多久，只搞了三个月。当时鲁国是一个小国，不是一个大国。他在小国家作过宰相，地位并不高。他后来地位为什么会高起来呢？是他的徒子徒孙把他吹捧起来的。当时有些进步人士批评孔子，孔子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就认为那些进步人士不应该这样批评孔子，他认为这是诽谤。他说对孔子这个人你们不应这样来诽谤，孔子的思想与人格和太阳、月亮一样，怎么能诽谤呢？应该吹捧他嘛。他还说孔子好象天一样，天我们不能搭梯子上去，孔子是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晓得，他的思想是守旧的、反动的，他的人格是坏的，可是他的学生吹捧他。还有他的孙子子思也吹捧他，说他的思想和太阳、月亮一样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孔子的思想象太阳和月亮一样光辉不息。还有孟子，孟子怎么吹捧他？孟子说，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没有谁超过孔子，他是个至高无上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看哪些人反对他？首先，当时的劳动人民反对他。比如农民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民骂对了，骂中了要害。现在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不是受了孔老二的影晌？当时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他的问题看清楚了。其次，劳动人民骂他是顽固派，奴隶制灭亡的发展趋势是没法挽回的，但是他还要挽回。话的原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②。劳动人民把他看清楚了，他们抓问题抓准了，抓住了关键。他死后，战国初年有个叫跖的，他发动了奴隶大起义，有九千人之多。在那时能发动九千人反抗秦国的奴隶主，说明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因